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七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曇陽大師傳

至道之精無形無名竺乾瀾之震丹隄之流遙派踈世
名三之與媁為鬪孰知其非超一函三惟我大師作曇

陽大師傳

曇陽大師者姓王氏諱燾貞曇陽其號也蓋皆聖師朱真君所命云父曰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錫爵是為荆石先生母曰朱淑人始朱淑人夢月輪墜於牀而孕故難產前者幾坼副意憂之而一日侍姑吳淑人語而立生甚易且無血也宗黨乃賀學士而學士甫捷應天解以師當桂祥遂名之曰桂時嘉靖戊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也師產既彌月所致乳母病絕乳凡三易輒三病絕

乳而又苦瘍疥晝夜啼膚色黃腫學士及淑人不甚憐
愛之有請字者輒不許曰是尚未卜吾女敢卜婦而最
後始許今叅議徐君廷祿之子景韶師五歲為兒戲輒
剪紙作小幅寫若觀世音大士像者辟而設膜拜焉旦
醒從被中拈豆數誦阿彌陀百餘聲而後起遂為常又
時時拜天地囁嚅喉吻間耳之則為父母祝釐者乃始
稍竒之令就內傳所受孝經小學未終篇輒罷去學士
既宦遊燕中以師從一日忽索其所授經曰此豈女子

所繇功業耶於是稍就女紅然亦不肯竟學朱淑人諷之竟卒弗竟也而時時閉門隱几獨坐若有思者時萬厯之甲戌師年十七矣徐君所使使自浙來謀置幣學士業已趣具裝嫁且辦而師乃灑掃淨室奉所携觀世音像稽顙自稱名願得長齋受戒充弟子朱淑人大驚曰咄咄何物女作何態且安所欲師曰欲了生死耳朱淑人益驚曰吾不曉若語第曉歲月間為徐郎婦將遂負之耶師默不應已而歎曰嗟乎豈彼負哉彼固無我

緣也朱淑人亦不敢詰而介弟衡少於師三歲一夕從之嬉而師偶以石擊地鏗有聲恠而躡之聲鉉鉉與履應益勁久之有光若螢隱見柱礎間自是光連夜輒見而輒加巨或輪困若輕雲或歛閃若電或散噴若墜宿或騰起若炬或晶白若凝霰或青紫若靺鞨惟衡與一二黻女亦覩之以白學士曰姊所居恒爾得非珠寶氣耶學士戒勿泄而陰伺之具如衡語又旬餘師忽戒左右毋進飯飯吾吾不饑也學士憫而強之飯則吐乃別

進諸果餌則又吐唯進少許鮮棗桃杏取汁液耳學士
念不食久以為疾而召醫脉之師咲曰兒故無疾兒所
以不飯者夜夢一上真美麗非恒冠七梁冠躡繡履扶
五色雲下凭几坐撫白玉琴而無絃左侍一女冠綠衣
垂鬢者狀略如之年可三十而少右侍一媪衣褐色冒
絮年可七十而老少者指中坐者曰此而所奉大士也
指老者曰此而導師偶霞纓也余則朱真君大士熟視
兒而哂顧偶師焚香香裊裊縷煙成篆書善字真君謂

兒速吸之可却食證聖矣自是醒而所繇以不飯也兒何疾學士乃與朱淑人稍稍聽師意而自是真君與偶師一再夕輒至大士亦數夕至皆於危坐時見之以為夢則境甚真以為真小不類大士始色莊已而莊稍解間有所指授而真君則摩頂慰引款暱媿媿時出機語相聞得一捷會即嘖嘖歎賞而稍涉擬議未出口已譙讓隨之曰道在汝卜度耶一夕夢真君口授一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覺而能臆之且書之以語學士曰是

道經也而禪語居三月徐景韶病死其家以訃來朱淑人匿而謂師曰若言徐郎無緣者何也師不應手書一囚字示之朱淑人為解曰人也而四周之得無幽且死乎師乃愀然曰死久矣朱淑人為發訃師蓬跣而哭三日出其橐則有成製縞服草屨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曰兒故徐郎身也念父母不獲死且當為徐郎稱未亡人學士謬難之曰若豈已婦於徐而未亡人為師曰父謂不食祿者不王臣耶則日者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

哭臨成服也學士不能答而師苦節愈甚諸真又以不
時至朱淑人意不懌陰灑猪狗血牀薦間冀以禳却之
師乃謂學士真君有言吾曹非可禳却者且以節義成
女名寧弔詭也乃止俄而有芝產所居室前榮數百武
豆麥黍稷之屬殆徧學士試謂師是固吉祥如燕中不
能稻何一夕而稻生即芄然穎俄而並實師乃手接之
以施烏雀會有詔議祀故新建伯王守仁學宮學士當
屬議乃具草曰夫夫霸儒也陰事禪而外攻之不宜祀

草成而師見之曰父以王氏學非耶則可而以朱氏關
王氏則不可夫百步五十步者皆走也學士為削草而
陰恠師何所得二氏學既遷國子祭酒師乃請別築一
土室居之適解傍一古槐滴如血師過而祝焉即止尋
長至大雪師潔掃若有待者俄紅光二道從西南來羣
真從之其上體極明了而下皆為白雲擁蔽不可辨朱
真君手拂師髻杪雪取金剛經為訂句讀解釋疑義移
晷乃去學士聞而掩之無有也其餘紅猶施庭雪若染

者蓋自是多晝見矣又一日學士晨起若警歎者覘其
室門有光大於鈺殷赤閃閃似初日又似紫金在鎔芒
穎百千道燦爛注射不可正視聲絕光亦隱其夕師夢
謁大士畢集於諸真所凡坐而冠帔者十人首坐則蘇
元君也貌僅可二十許玉瑩絕世見即呼師為小弟子
真君坐第四偶師最老而坐最居末自是元君亦微有
所指授然默而寡咲容不若真君優詳家人母子也一
日學士率然語師道果不食而已耶柰何詭跡以憂若

父母師曰吾父言之善命進白飯粥亦時噉齏菜第毋
令雜鹽豔耳居月餘而學士之父母封詹事公與吳淑
人來封公謂曰聞若久不食今乃食耶如初志何師曰
大父言之亦善遂復却食而所進桃杏汁液亦加少夜
則真君袖仙果啖之果圓長可二寸青黃色亦具小核
無皮滓輕滑如夕露而特甘不可名質也師自是每入
定即見真君與大士元君及諸真來一切斂容正念不
為起以告學士學士尤之曰彼不責我慢乎曰不我責

也夫何知非試我我一起而魔嬈之矣於是諸真來益
數而稍稍以魔事試師嘗夢之曠野則有婦粧而偶坐
手簿書其標曰相思師念此非邪也耶叱使去忽復一
狡童見凌輔且屬師極力擠之坎俄而介者來露刃諄
曰柰何傷吾兒從吾婚則生不者立斷汝頸師即引頸
受刃欲下而真君至大咲遂蘇一夕少年衣冠者前通
刺曰余徐生也念夫人以我故過自苦特來相慰响師
正色對曰吾自守吾志耳寧為情守喏而它鬼耶則速

滅果徐子耶歸而待我異日之魄於墓少年乃愧謝去
最後一羽衣星冠者歎息謂師曰癡女子天下寧有仙
人若前後所覩皆狐魅耳久之能令人死師嘿不應則
又曰吾哀若命等菌露而欲救若今為若復故食嫩膚
媮鬢以窮世法娛何似師復不應道士忽不見而真君
與偶師皆在傍撫掌曰婁試子婁過矣挾其神謁大士
而覲所謂西天七寶蓮花座者問師佳否曰佳亦愛之
否曰弗愛也曰審佳者胡弗愛師謝曰聞之師所授經

語若以色求我不能見如來今此界者色也是以弗愛也大士稱善相屬真君為之喜動眉宇出而遇大神關將軍趨拜之將軍止拜稱王貞姑曰賢哉幸自愛某請得効力師每謂將軍故髯而美姿觀白皙色微醜其乘馬亦白世所圖不盡爾也尋學士自國子長宮窠而封公偕吳淑人復來視念邸中隘因而外生得失遂携師歸屬徐生已葬念欲往視恐不得請屬些辭百餘言使保媪酹而焚之墓師故寡言自其歸而與諸姑姊輩處

益務為韜默亦不便習苛禮乃創一龕置之樓而鍵之
時時諷誦金剛楞嚴諸經有所得輒書其隙若注者且
周歲忽謂其弟衡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即
出與姑姊輩狎委曲周詳時雜以諧浪諸姑姊人人相
懽甚然內不無少疑其怠即吳淑人亦疑之謂曰汝習
靜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師曰習事以鍊性不聞
亂性也夫靜自女習之亦女識之心攝境則真空也為
境攝則頑空也吳淑人異其荅然卒莫曉所謂久之師

忽大悟覺腦中仙音縹緲自空而來先天氣融融周五
臟遂成丹初僅若黍米已漸長若彈丸外類輕紗穀色
正赤黃居恒置下丹田時有所升降間出之掌煜然吐
光彩自是水火絕不復進諸果矣而學士業予告偕朱
淑人歸師驟得父母喜甚旦夕脩問安刺絳繡織勤於
他姊妹逢迎約畧如常時僅不食而已朱淑人撫且誚
之曰若嚮者謂了生死此為了不耶師咲曰徐之以了
日還母明年正月為己卯間日燕居深坐若有憂者學

士恠問之師曰兒神乍一出而恠恍夢境數驚數喜豈其陰神耶夫陰神者鬼趣也余希上乘而性命之不俱徹如負吾師何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槩而心慕之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關也雖然神欲出而屈之離舍不易也神已出而驚之返舍不易也其機在吾子學士歸而師果屬之父幸毋它出姑守兒兒目光下垂面發赤口鼻息俱歛此神出也慎毋令家人子窺我亭午神果出學士乃屏息擁護以俟

及酉而空中冷然若磬聲師已醒矣咲謂學士兒幸無
它頃刻殆數百千里山川草木龍蛇鳥獸之寓目者種
種矣而皆吾身中神也今者內觀則萬象固森然也夫
度此關而五陰之濁障蕩然解道舍我奚屬哉會學士
病痢寢劇師手一杯水而飲之良已乃謂學士閉關期
至矣別而登樓學士急與朱淑人尾之不及若有重閉
者叩不復應乃痛哭返自是警歎絕矣凡三月忽下一
赫蹠示學士曰兒今所出者乃陽神也問何以驗之曰

無難也明日學士晨之所居書室啓鐫而案頭有米麩
柑橘棗栗諸果餌幾二十種墨書其傍曰燾貞子神出
東南方至此學士乃益心伏而會所從女奴聞中庭履
聲以白學士急抉門隙師衣黃衣從樓上下倏忽若飛
鳥遙問師何奇乃爾師答曰兒鍊形久且輕矣驚斯決
不過尋丈不為奇也學士喜乃固請啓關欲一見師報
札云兒非不憶父母以鍊形故稍改異恐見而驚耳無
已請俟於門遂下樓啓拒不復從窻騰入學士迫之猶

露衣裾尺許顧咲曰見矣何欲速為已而盡露其面作
黃金色芒彩掩映丹脣如爛椹首挽雙髻稍稍談所得
已拈一栢枝擲學士曰以此汲井飲之其井故師所選
地暑以已學士痢者也學士時復苦脾疾而天大寒口
瑟縮不能受師曰姑盡之遂盡之缶可受五升許腹溫
然暖也已而氣休休然乃悉汲以飲大父母及母而屬
歲且除師以一札白學士曰兒神欲少出出將以有為
毋令外人及雞犬近我樓計數日當返返則以鈴聲為

驗居數日鈴聲起空際則神返矣時庚辰朔之又二日也學士問所以出曰聖師真君指也更窮之則曰非久當自見其又二日間語學士曰可之王某所而詰之前三日門戟有所獲否蓋是時猶稱世貞別號云學士以語世貞亡獲也歸而告師師乃歎曰此子緣小闕未遂際耶雖然不而遺也又一日而西關之候人以片紙來其題蹟云曇陽子列仙到驗知為師蹟也又四日學士遊於圃而獲小黃紙啓封則有琥珀數珠一署其紙曰

孤峰奇遇古月重逢以問師師曰吾所貽比丘隆魁者也隆魁蓋多習內典精戒律時為學士閱華嚴藏而又四日為上元有優婆夷叩閣言元旦起禮佛而瞥見一女子投之小黃紙中不知何物學士為啓封則亦琥珀數珠也其紙署云二十年來一夢元宵得遇主人遂宿之樓之下媪老矣夕恒坐脇不沾席坐至丙夜而覩赤光如初日學士大奇之謂此優婆夷者殆得真空觀以詫師師笑曰不然是媪坐深而兒以宗戒二字朱書題

領又以花果納之袖而了不覺所謂頑空非真空也吾力僅使之死不流墮耳明日世貞甫蓐食一媪齎甌水綵繚踵門請謁曰五鼓之廟所而若有皂衣人手二物謂與我貽王中丞必面之不者且禍汝語畢忽不見余心知所謂即飲水醕而篋繚供淨室其次日質明以告學士望師所居閣再拜謝其又五日漏盡一更孺子來致黃冠下有髮紒承之曰昏時之飛雲橋憇而有褐色衣媪以屬我曰若可西叩王中丞第而授之我不識中

丞第而識侍郎之從者與偕來不佞再拜視冠之梁有
細字云霰姆追環其下云曇陽子迺知授冠孺子者偶
師也質明復視其裏綴黃絹方數寸裏黃紙一銀環一
紙作小楷七十字中亦有古月孤峰語而銀環之約遂
矣舍人子外居者見之而驚曰一真兵於門戟得黃冠
授我我惡弗收也呼兵則立至得冠與環具如之而字
稍羸四五微亦有改易者義則無易也於是知所謂追
環者追所失環也師乃謂學士曰我言不而遺果然今

乃併得二環故有指哉世貞復之學士所裁啓以謝而
亡何師有報言滿一紙汲引慰借出之苦海迷途而婉
導之自是往復皆繇學士不假神力矣學士之傾注師
甚師首言於朱真君度之而家人中外不能無少疑且
以學士旦夕當大拜柰何忽忘此而攻淼茫之教日亭
午忽有黃衣踰躑舞樓之脊者俄小踊而上去脊二丈
許復下家人覩之已而其間左右覩之知為師也乃稍
伏而學士徐風師曷不少湛晦師曰兒固知之夫豈不

欲匿光景以夷希進大道也顧家世富貴又女身不得不以跡誨淺知者且吾所苦心為二大人白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旦夕耳學士曰審爾胡弗少待以合形神妙而齷齪狗竇異世事乎師曰兒亦念之顧闒闒非圓滿所雖然吾姑示解耳不作狗竇出入也學士曰吾聞之陰神能見人陽神乃能使人見若所出者陽神也即不靳使我暨大父母母見之乎師曰可學士乃埽二室其一居封公而身以子衡從其一居吳淑人及子衡婦

從夜扃之仍錮其隙少時風肅然則師至榻旁慶語曰
大父在耶回頭是路已徘徊几案間久之乃去而吳淑
人所居室其語亦如封公比發燭視几上各有玉筋篆
書真言三紙以犀象盒鎮之語秘不傳然多勸行善積
慶意也學士復謂師此但聲聞耳能一形見我乎請具
燭師曰何必燭也具戒學士朱淑人宿如前至夜半師
復來口吐光若電俄成青金色照耀滿室而中擁人影
不甚辨學士不覺失聲師遂去翌日謂學士識此光乎

法身中真火人人有之不自能現耳父雅嚮道何不一
反求苟有求兒得先容於聖師學士大喜曰幸甚師又
曰若欲一接聖師及列真乎學士則又大喜曰幸甚師
乃期以三月之望召學士於樓之外門掩門隙屏息以
俟良久聞樓中珮環聲璆然師瞥下樓埽室焚香布坐
尋羣真入咸輕颺雀躍而獨有緩步相次入者則蘇元
君朱真君也師叩首階下已微語語不可得聞而諸真
衣有紫者綠者碧者青者古色者白者獨元君真君施

錦文帶高過領緣兩肩而下盤要至足其文非綺非繡
燦爛五色不可名狀元君真君每出入故緩若使學士
識之而領以上則擁於袖不獲面以為恨將行呼法水
灑四壁壁黑者獨受水不下如點漆光艷可鑒俄而羣
真去其水留壁者學士舐之甘於飴清冷於露以指承
之則純白乃詫謂師此不可使我分一杯而忍棄之壁
乎師咲曰未易也後固不乏父供而是時師要世貞上
誓帛則上誓帛其文在師所真君見而語師曰新弟子

可憐也為日使之一見可乎乃以孟夏之二日呼世貞
偕學士見見狀及灑法水具如前獨真君右卻邁門隙
作洪語曰不要悔不要悔蓋羣真別而門啓世貞入叩
首庭中師啓一扉曰王君爾聞真君之誨乎哉世貞復
再拜乃少與談化事及以龕見托語畢出蓋世貞始獲
謁師其脣朱獨貌黃金色稍澹不盡如學士紀又月餘
余弟世懋歸自覲以啓白願共灑埽役師報許亡何謁
辭師適曹仙真與周仙姊至而示衣裾焉自後扉數啓

閉當啓時學士輒從門隙窺往往見彩服或微露手指
白於玉凡列真至則必有金鐺聲獨元君真君二聖至
則玉珮聲璫聲急而高鈞鈞然珮聲和而清泠泠蕭蕭
然又時雜咲語或作嘖唳或歌步虛天裊出空際而下
然驟聽之則絕細不易辨也吳淑人偶過與學士偕聞
天樂叩首乞一言忽有片紙飄下得二行字云造化本
無工衆生自造化吳淑人跪藏之髻中樂器有留於樓
者學士得隔櫺捫揣之或為螺或似箏為洞簫而皆堅

滑如玉石一日謂學士聞王子佛道兩藏經可以十之一二來欲閱之經至皮之樓上下而羣真來則與師皆散閱有所解則取吳箋以丹砂石青金粉標其畧自二字至八字散置帙中學士間從一寓目詫以為驚竒而衡遂戢身竊讀之會有家宴諸姑姊入畧取視亦不曉所謂甫出而經之有標者數百卷皆失之學士憂叵測世貞亦惶恐請罪師報曰而何罪彼有所以致者雖然亦終為而物耳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少

僻而野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翼之冀
它日得謝喧以老而師許之曰吾斲而龕歸於是因署
其榜曰曇陽恬憺觀恬憺者師所繇成道指也署書表
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為天下冠其祠
南面中二位曰觀世音教主也曰金母司仙籍者也稍
次而南者左即蘇元君上師也右即朱真君本師也西
嚮而首者即偶霰纓導師也東嚮而首者純陽呂公次
西嚮者許鄭謝三公常與師談道者也次東嚮者崔周

鄒三仙姊師所旦夕麗澤者也其名號位次皆裁自師
手仲夏之十三日學士尚卧未起師忽盛服冠玉佩劍
揮麈侍於牀時所歷門距樓凡七扃猶故學士驚叩
之師咲不答第云導我至大父母所當有言至則先拜
大父母已拜父母已拜家廟行告祝禮封公恠詰曰何
謂也師曰幸而道有成聊以謝天地宗祠祖父母諸尊
耳於是姑姊妹與家親衆悉集乃復請於封公曰嚮者
未敢言今願得一至徐郎墓而酹焉封公嘆喏未許師

跪移時不肯起學士從傍史之乃許因密問師曰時至
乎曰未也俟畢謁上真而後行耳是月末朱真君以信
約謁觀世音大士大士召至榻前諭之曰汝冥心契道
不負吾解脫良哉毋久戀塵世也蓋是時諸真畢集矣
已而謁元君真君於集道宮集道宮者即十真所恆會
崔仙妃司鑰焉而了不知何地四周皆雲氣環之上不
覩日月而恆有光如晝其地無甃砌色正白潔潤不容
唾棟柱亦不類竹木而螺文斜上紉錯可愛師既謁謝

款語移日惟時時呼天酒進之天酒亦曰天漿甘芬清滑不可名狀疑即前所用灑壁者也是日以靈蛇見靈蛇者師前是神返而識之携以歸置樓之下室空書櫃中家人乍見恠之蛇馴伏不動而傍有片紙朱篆乃弗敢煞以告師師曰毋庸也是雖業蟲而識不昧至是携之謁集道宮叩首階下真君錫之名曰護龍而謂師可善度之異日法門力不淺師歸蛇復從而歸馴伏如故家人大小前狎蛇蛇亦伏師乃謂學士其伏者自為我

耳性頗厲且嫉惡母若狎者何於是謀置之新觀時觀
猶未訖功中道蛇忽躍去不可即三夕復伏師前師咲
曰孰謂此蠢然而急於道乃不人若耶觀隘繁役者吾
慮不及此乃籠而致之弇州園時世貞已浴罷裹憤出
見謂曰若既受師戒當皈正道護大法吾與交相勵可
也蛇嘖嘖應者再復籠而致之水洞五鼓跡之不可矣
六月朔真君之使來師以啓白金母請見次日早使來
致金母命俟異日師忽忽不樂日下春復有後命許以

三日見而世貞亦微聞師非久祭徐氏墓祭必以便道
過謁觀而後發觀甫成擬以月之四日奉大士金母元
君真君主祀而師已發不及聞師之集道宮所謁真君
畢乃以三日謁金母之一處四周皆積水白雲瀰滿五
彩間發不辨天地中有宮闕宏麗光顯大約如集道宮
而過之以為瑤池則似近豈其行宮也耶師待命久不
得報傍徨於闕門外者越宿踰日而真君至乃與羣真
入師亦遂入真君前為師叙致始末師伏謁如禮金母

降色慰勞曰子良苦何脩而遂證此道也師起立羣真
後覩金母狀貌非常端美然齒頰亦不卑而左右列女
真數百人其傍侍女真亦數百人交相賀曰益一仙侶
矣亦有舉手賀師者真君之前謁金母金母為起語師
聽之聞若有及學士與世貞名而弗甚悉他亦多秘弗
傳左班之首曰毛夫人貌稜稜可畏其三曰南真魏夫
人師故所崇奉者乃前禮夫人問何以見禮曰慕天真
道久矣夫人莞然曰道固有勝我者其接師温甚尋金

母駕起云報謁真君於集道宮羣真從其下體皆五色雲擁之亦不見身動而倏忽已達宮所坐定師復前謁金母乃顧左右啓箱出黃色天衣一襲賜師衣如綾錦而不見鍼線跡服之則緊束稱體且曰以禦寒暑也又賜金鐺二色紫磨環鏤梵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鐺師拜賜歸以語學士極詳且曰今日早主入觀乎學士曰然師咲曰可矣而有未盡也兒以晡謁金母而仙姊從後來謂曰吾觀主之入觀而二弟子不手捧也學士大

驚曰主臣有之為工先入之而不及捧也然則頃刻萬里矣師又言見金母謁大士甚恭大士為起延坐接膝語咲款款真君與元君班皆首其謁金母坐大士不坐云金母亦十地菩薩化也或以為文殊又云嘗見一大比丘金色而天真僧道粧者數百千皆顙首不敢仰視或以為釋迦世尊皆學士聞之師而不能悉何時與何地也至十日師謂學士可戒舟矣尋具服服如前其拜大父母父母亦如前封公復恠問曰嚮者以道成謝今

胡謝也苟以謁徐墓辭徐墓往返不再舍胡辭也學士
曰女子不輕出出或繁禮示鄭重耳十一日四鼓具縞
素服御冠劍畢而真君與諸真來送曰吾不復能就野
次候若遠者可三月別師再拜嗚咽而學士與子衡宿
樓傍室覺異香及履聲發俯伏候之師傳真君命名學
士父子且致慰勉忽傳呼曰看光未畢語而樓中通明
如晝衡不覺失聲曰大竒死闕矣光遂滅珮環音亦漸
高師乃乘竹兜子抵觀於諸真前行禮其自鄭崔而下

禮如兄弟禮闈將軍像如客而世貞與僧無心有始面
謁以弟子接聲效無心有者即隆魁也師為易今名以
示誨遂與學士導至舟中他舟焚香問訊者不絕日盱
抵直塘謁徐墓具蔬饌為祭出袖中朱符焚於爐前後
行八拜禮已命弟衡誦祝文文凡上下篇皆古篆不可
讀遂焚之立而四睇者食頃謂學士為我屏觀者觀者
且百千人不可屏則又謂墓可宿乎曰榛莽未除剔也
其傍有享室可憇乎則導之墓左享室入指庭之東北

隅曰是佳地吾不歸矣遂以一氊據地而坐當是時吳
淑人與朱淑人諸姑姊咸在或環之泣或挽之使歸皆
不動第云吾嚮者欲死而不得死今者欲宿墓而又不
可宿即勉不死而宿此非志矣而奈何令我歸也則召
世貞曰為我辭於家大人學士乃又前謬屈師指而曰
嗟乎吾女之為徐郎亦足矣今既已成道而猶區區守
匹婦諒為大過行是不名障即愛緣耳何所稱道哉師
太息曰父亦為是言乎兒稚不學問徒以此一念為上

真所憫錄幸而偶有成而遽弁髦之則自食也且父所云大過者不則中庸乎哉夫詭跡遷就而詫以為圓通者父所夙惡也今乃舉以教兒何也學士乃謂世貞曰其言直奪之不祥師自是止宿一氈不復移足亦不令有所蓋覆時暑方酷師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羣嘬之撫而咲曰吾不受若嘬者五載矣驟雨庭中潦幾尺許請徙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謂師力不可使不受嘬與暑雨侵乎師曰使我不受嘬與暑雨侵者何名

苦願也學士意不忍持之泣曰柰何而神尚不離色身而摧剝之若是不虞病乎曰兒愧不能死死可也而暇病之虞師少不替於貌既辟食則漸替而中以鍊形稍示瘠而黃其久暴風日中玉色益明瑩眉目益森秀而頰微豐肌體若凝脂學士每謂師體恒有異香雖梅檀沈腦不過也而其氣乃微類松柏者時男婦狂走來請謁師一切謝絕之久而不能已於中表女戚則稍見其重者尋歎曰此非平等法也乃又稍見其貧嫠者誠者

然不能得師語間得一二語則中其宿癖愧心往往自
誓請洗改而他祈福利蠅集黽噪示之微咲而已其善
根以大小受子或香銀牌或塵拂以至栢枝業有病而
乞栢枝葉煮水飲者輒愈則謂師能愈病師曰吾豈巫
疋醫跖耶時學士猶苦疴師指謂吾有術而不先起吾
父何也師以久次外家屬有不便者且謂學士名高人
或藉以鱣之為不利官相率毀師謂漸復食而謬憂其
不能化去冀以搢封公意而學士聞之恚甚師為譬解

曰仲尼聖人公伯寮猶毀之大人恚毀者徒自苦不能
使毀者苦而何刺促校計也八月望之前五夕忽以朱
篆數字屬學士過我弇園而呼前蛇曰護龍護龍汝師
且化矣可速來則復以籠寘水洞次日探之無少踪也
相與惘然曰是奚在且彼寧何渠能識古篆更二日而
世貞造徐墓學士迎謂師有言蛇許我十五日早來三
鼓大風雨異香發隱隱聞螺梵聲蛇至矣其始僅五尺
餘至是可八尺圍亦倍於初師握之出蜿蜒庭中殊自

愉快也第目睛藍白無黑珠封公驟見曰蛇乃瞽者何也次日忽易白而青珠瞭然矣日馴伏如禪定者且不飲食亡何師以諸真之所標註經箋來蓋師之發家未三日而諸經之失者忽復在几學士以報我矣至是云復得之上真世貞不勝喜躬視裝成冊韜以古錦師聞而取視曰吾且以自隨終而物也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禪者化乎將道人化乎衡不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化而不知而儒者化夫乘理而來乘理而去則三化

一也衡以語學士知有日矣九月之二日審問學士龕成否重九吾期也世貞乃促載龕而少叅君治柵享室外為蓆屋以待風雨其又三日即羶所為高坐召世貞等之稱弟子者若而人女弟子亦若而人以後先見各有誨勵語質明發八戒以授世貞使張之壁張厚德即摹梓之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孤寡四和光忍辱五慈儉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談人過七不蓄讖緯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黃白男女之事讀者謂其覈

而端樸而要悉而弗苛淺而有深旨蓋生人之大紀備矣即老氏三寶佛氏五戒胡能逾也其日乃見諸薦紳先生四民緇黃以下至媪孺可萬餘人明日復倍之其最後謁者出進學士及弟衡語甚詳唯世貞亦與焉睨學士久之忽淚交於睫世貞乃進曰非所望於吾師也遂止淚逆收上穆然而已其又明日具香案遙拜宗祖畢乃悉拜其大父母父母已北嚮拜曰吾叔父在金陵也已復拜其族屬之尊者與諸姑姊已拜其母屬之尊

者已拜叅議君夫婦已與中外族屬之敵者交拜乃復進學士再拜之曰吾道賴吾父而就不敢忘也學士與朱淑人哭失聲夜三鼓謀與學士偕之墓祭徐生而田中誦佛號者若蝸蟪萬炬晃朗又時相驚大仙出乃帕首由間道抵墓設祭畢忽袖刀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為我謝叅議君幸啓徐郎之窆而祔之君子謂師之為夫婦綱也蓋三示節而後成終歸懋享室西耳舍命筆墨

作書凡十餘紙日高猶未竟學士與朱淑人拊門而泣
日期以午且過而猶刺促人間事若何師聞之曰遲之
俟午而後告我既告午師具浴竟易新衣之冠劍塵
履如恒時出復與大父母以下揖而別時已預設几案
三南向拜者四曰以酬天地西向拜者四曰酬吾師朱
真君北向拜者四曰酬吾主却入龕料理所投衣物多
者出之亦有以授大母母者復出龕握劍禹步三周呼
甌水楊枝灑之顧左右取靈蛇則以鐵籠盛蛇寘龕門

左亦以楊枝水灑之撫頂刺刺語若授戒者蛇亦呀其口以待已閉龕盡解其黃冠八卦衣授封公以其副授叅議君獨挽左髻披故衣復西向拜者再蓋是時綿竹鄒仙姊來迓故也已西南向揖大母母及諸女弟子謂大父胡不自媮快謂諸弟子毋退悔又曰吾左髻曇陽風小仙吾行甚逍遙諸觀者亦羨之耶則胡不早回首復屬學士與世貞慎啓閉柵口吾化後毋使男婦得近之遂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歌偈贊凡四紙以授封

公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復命女僮傳語吾墨鸞菩薩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故轉世耳左手結印執劍右手握麈尾端立而瞑聞柵外哭復張目曰母哀也遂復瞑瞑半時許兩頰氣蒸蒸微作紅潤色而亦少豐下而方以故貌師者其居平與化時少異師所自題有三山眉影珠目席齒方唇影珠目者每入定時兩睫以上各有光隱起若珠其所彷彿貌者僅眉耳時午晷垂欲曷二白虹長亘天額幘觸楊枝水閃閃皆金沙又類列星

劍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之又見二黃蝶自龕所盤旋
久之始去師歌有一雙蝴蝶空栩栩語咸以為茲應也
又踰時且閉龕世貞乃從諸弟子謁辭且泣且自矢而
師手劍忽然起目微張肩以上隱隱動則亡不人人
股栗悚感也退而啓槭紙所以訓敕勉厲者二百許言
洋洋乎陟降左右矣頃之移龕就視龕中蛇無有也龕
口閉如故時柵以外三方可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
師者稱佛號者不可勝記龕止享室中遠邇進香膜拜

日夜纍纍不歇師化之旬有六日而見夢於學士曰呼
王子來我欲有所言世貞乃馳而詣學士與抵足寢則
皆夢師來凡再皆夢師來狀貌不可復覩而音聲琅然
訓敕敦切其所以語世貞者微少於學士然亦骨肉父
子不啻也惟云吾道無他竒澹然而已嚮語若固靈根
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有
得毋遽沾沾喜自以為得則終弗得也吾今長去若矣
雖然吾實不去若若與吾父左提右挈以從事大道毋

負我吾誓言不舍吾父與若獨成也問曇鸞菩薩何人師
默不應已而曰鄒姊迎我而以真君之命命我言久當
自知之又問蛇何適曰鄒姊袖而歸靖廬矣非若曹肉
眼所覩也前是學士以師甲戌遇道至道成而拜金母
賜日有紀且褒矣以示師師目而鐫之一日忽焚之學
士乃不敢復言至是請曰而固不蘄名然柰何竟泯泯
不一為學人地耶且今人間世務鈎隱弔恠不乏矣彼
其逞臆於七寸之管者何限也師頷曰然奚為而可學

士曰吾欲自傳之則避親欲王子傳之則避踈親則比
踈則寡徵母乃使王子傳之而吾具草可乎師復頷曰
然學士泣世貞拜亦泣尋醒而與學士交相質無爽也
又踰月而奉龕歸觀龕歸觀之明日世貞與諸弟子過
學士謁師成道處徘徊於庭而得師所鑿井歎曰惟學
士與世貞得飲之世懋亦與沾焉而師今何在也訖下
汲弟子十餘人人盡一蠶甚甘冽也家人從者就訖口
之則餘水濁矣以視井井亦濁於是俱悚息再拜出學

士為封井而又旬日偶閱佛藏經得所謂曇鸞大師傳者大師未詳何氏雁門人十四遊五臺金剛窟有靈異感遂祝髮事浮屠注大集經未就屬羸疾乃歎曰欲求道而以危脆之軀承之計不亦左哉於是習養生而聞江南陶隱居先生有仙藥方渡江謁梁武帝於重雲殿機鋒駿發立傾萬乘為傳之陶先生所盡與其方十卷後見三藏菩提流支悟而舍旃遂修四方十六觀精誠之極感異香滿室天樂從西來隱几而化魏宣武異之

目之曰神鸞而為立碑紀德淨土文亦紀之夫鸞師化
屈指至於師千十七年矣或往或來真不思議界也師
生而專凝靜謐外若示不慧者而中實了了其始受書
不盡二卷識人間字十不能一二而既得度上真一切
洞徹六經子史趨走筆舌間無能窺所自他注故兩藏
奧義往往超然有獨得者即耆宿總持弗逮也其持論
恒依倫物尤能察人情識常變學士雖冲虛負大人器
而剛腸疾惡每自恨不能藏汗垢如食在口必吐之師

委曲而劑其偏不調不止以故學士每謂世貞毋論大道即事事吾良師友也師之從國子舍而見衡讀論語亦取讀之曰異哉此何書將毋聖人言乎哉衡曰論語也師曰我固知聖人言他人不辦也又舉中庸語學士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冒天下之道矣試為我草一論毋作朱氏解也學士沮不敢下筆亦不敢重質之至今以為恨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為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庶幾荷擔矣又曰道自和光入

者乃真門也自無欲速脩者乃真路也自不妄語始者
乃真芽也貢高以求異名躡分以示異證沈五欲海而
托菩薩行彼哉彼哉學士嘗從容求道師曰但於十二
時檢點身心中過而已學士漫應曰覺未有過在師咲
曰此一念即過也學士大愧服而無心有之讀宗鏡錄
學士過而拈南泉論六祖衣鉢公案令作數百許言以
報師咲曰近矣而未也手一札示之大畧謂如來三十
二相皆從無相得無相莊嚴皆由無心作心靜神凝自

然之理然後可以當空迸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
纔得如意珠照破萬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
未見性成真無心有得之為汗下浹體三日不能寢食
里有蕭媪者故上虞丞與成婦年八十矣日杜門誦佛
書雖家人輩不知其異一日過師見餐栢枝而咲曰是
不食耶何必栢枝食耶何必不栢枝師遽棄之而呼媪
與深語亡何媪以一封囊使遺師師不發曰此別我也
尋媪示微疾卒其體柔如兜羅綿而師始發封果別語

也後師神遊歸語學士近見蕭媪是猶在脩地也而初果證矣師之棲徐墓時薦紳先生慕從者投啓於學士以希一言之規學士為從史師度不容已則察其人可與言者而授之言其精若獅乳之散酪要若烏號之破的毋不心折意飽而去其示管憲僉志道云上才學道心欲澹欲死欲愚夫道者知學絕學善用無為以誠而入以默而守示趙檢討用賢云行人所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道人曾記父母未生前遺下玄

珠即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覓示瞿太學汝稷云心死
欲生心生欲死既死既生欲不死不生古人千篇文章
今人證在何處示屠青浦云大美無美至言無言君直
道多聞道之所不棄亦道之所不載智者不自知知之
不言言之不文此道機也示沈脩撰懋學云人道脩身
聖道脩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為運用以用情不用為脩
持凡好名好事交際往來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
趣亦屬塵緣示張貢士厚德云欲了生死先了此心無

欲無為即心即道示張茂才定安云太上無生次達生
次貴生次伐生而最後貽書家弟憲副世懋最詳其大
要謂道包天地離有無不出澹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
其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志凝
慮以待機緣之至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
光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乃真學道者也又
云吾行之後為官求道俱不可着一分濃豔氣嗚呼知
言哉是數君子者世所稱賢貴知名長者也其齒即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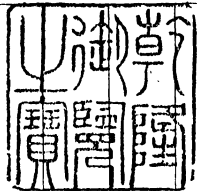
少亦視師倍皆北面順風而稱天師千里之內有及弟子籍有不及者至於今踵叩未既也師初不為書既書而八法儼然超灑自得時時在山陰永興堂室間至於古篆則倉頡以至碧落陽冰近七十體而天圓采陽之類出自三元八會者不與焉每謂學士兒篆法受之崔姊然僅一習獨飛白至再習為崔姊所咲世貞故嗜法書嘗見師篆而悅之頗出篋中佳帋墨求書師既許而謂學士彼柰何不好字義好字跡不敬心師敬經師以

故世貞不敢數數請而所書金字心經性命三十二體以貽世貞及如來七十二字陰符諸經留學士者吾不知三目老翁如何於籀斯大徑庭矣學士間謂師何所受書與文義所由解師曰此皆妙明中物唯靜而無欲者能一以貫之師所教人習金剛心經黃庭內景道德陰符以為身心要謂叅同悟真不言黃白男女而諸解者流而為黃白男女以悞世人故於八戒末志之而不亟亟令人受以此

王世貞曰余嘗讀真誥觀南嶽紫微諸真所周還司命
楊君者庶幾與師構埒然彼不晝日見見不令它人跡
之而其語僅口受至楊君乞一真文之書而不可得乃
又屢屢身中事而已於竺乾聖諦了無涉也禪者言性
而不及命玄者言命而不及性儒者言有而不及無至
於末季若讐言矣瑣瑣者借世法而符錄之竊世羸而服
食之欲以是超世而垂不朽抑何蠢管測也淨明依忠
孝悟真趣禪那祖庭及中庸見以為鯖五侯焉雖然猶

不能無芥蕙闕也若乃磬欬帝真蹈籍塵滓光顯博大
精微要眇悟性至命並行不悖如洪河飲如甘露濯方
外得之以凋三光方內得之以維九則有舍我師奚適
哉夫鸞師之在因地亦遼邈矣忽往忽來屈伸臂頃以
是知古先生之語毋誑也不然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
胡以降至尊而喋喋濁世哉學士謂世之操觚翰以求
從事師者非鮮吾紀之十不能一臆也畧矣然而不敢
誣也世貞則曰奉師誨無務文其言今傳之陋矣然而

不敢飾也夫不敢飾不敢誣以偶有傳而後之志道者
縮縮如有循展可以報師一領也已



弇州續稿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

七十九
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七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胡觀察傳

觀察胡公僖者字伯安一字子祥胡之先為宋國子直
講瑗所謂安定先生者始家湖州其後避元季亂徙蘭

溪遂為蘭溪人五傳而至公父贈儀部郎中富贈公以忠信治賈業旁落計無所之欲委公於醫以紓家困時甫卅已悉讀素問靈樞和扁諸家言矣一日忽自奮曰醫母論不如秦越人即所治必自吾手能幾何孰與夫大丈夫大則宰天下小亦一方少徊慮而起數百千人死哉亟改治儒贈公竒其意而許之治儒之未幾即以屬文冠其儕補博士弟子故太宰唐文襄公龍養母里居聞而召見公公時袒褐躡屨以進然神彩秀澈英英

照四坐坐客盡傾文襄公顧謂客曰何物寧馨兒國器
也有弱息必以歸之文襄母諱文襄擇壻而得賈人子
乃又竄耶文襄意奪然歲時問遺公無虛日當是時學
使者少傅雷公禮試公文居首而閩學使者太子太保
朱公衡道過之雷公雜公文於它卷以嘗朱公朱公獨
拔公文曰鷄羣鶴也何必仰吭鼓翼而辨雷公大咲語
公姓名以相矜賞唐公與雷朱二公世所稱人士模楷
者也是歲公遂舉鄉薦在公車者十載所而後成進士

公故貧進士祿薄而迎贈公及母鄭邸舍中日治二缶
一缶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缶所與婦共脫粟苦蕒而
已俄鄭病篤公晝宿泣而顚天尋不起毀瘠骨立奉喪
與贈公歸服除補禮部儀制主事提調會試爬搔其弊
得便宜十事將上而報贈公訃公痛不及視含毀逾於
喪母鄭時公先後治喪貧甚勉自力而已不以毫髮煩
有司再補精膳主事遷祠祭員外郎遂為主客郎中值
諸達請款塞衆難之不欲許公獨是許款者於是諸頒

賞典冊俱以屬主客事悉辦竟詣達世無害政府乃大才公調儀制郎中亡何上崩莊皇帝登極時朝儀久曠絕事取公裁與諸覃恩賜赦山陵經筵幾務旁午公應之沛然且當有九列除而慶王襲封之事起慶王者薨無後諸郡王於支遠不當襲而近者乃中尉賤例不封中尉故富行萬金中常侍恫喝公公固持不可則以謂尚書急乃藉口公於是取中旨特予中尉王而公出為湖廣右叅議治稅糧時大水獨荆襄灾甚公旦夕行部

精心區畫其賦得減省十之四民以大悅而其地故悍
相籍也父及諸弟在焉公平視之每行部無加禮有子
試武昌公如弗聞也以是失悍相心願指漕使論公督
漕綱不稱職公視他道獨先期亡可訾者顧鐫秩得雲
南按察僉事其治兼督瀾滄金齒騰衝兵巡與緬甸隣
緬酋強而貪念大理饒欲割之而宣撫刁某父死兄弟
爭立兄自度庶子不得立則媁緬人將舉兵合而窺大
理公請於臺為文檄之其畧謂而自恃強不過明一荒

郡耳且不聞而之先以三十萬衆殲西平侯手無噍類
耶即不量送死螳螂之斧見我車轍立靡矣緬人得之
氣懾不復吐乃以單車馳刁氏所中分其地咸解散如
約臺使大悅上書稱公仁勇有安民畧遂復故官再遷
按察副使凡三政皆不離滇中拊循其吏民若赤子所
經歷雖深山窮谷能識公曰胡佛子蓋以其慈悲善度
人故也然公務持大體不為一切迎合臺往往目攝之
不顧而同列之文深意忌者見以為柄鑿不相容屬大

計臺䟽以不及論然尚謂公滿腔皆赤子公咲曰彼以其鷹鷂易我鸞鳳耶吾用赤子歸矣遂致仕百城吏與其老弱牽衣填道曰公毋棄我則又泣曰公果棄我矣公歸而悉出其餘俸置酒宴親戚閭里不為差殺然後以次周恤之衣者食者鰥弗室者死弗斂葬者亡不滿欲而去然益自卑卑人所為德唯恐其忘之所為德於人惟恐其不忘也性尤惡殺生當省試時謀徙僻地得潘氏圃蟻羣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欲焚之公

感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耳亟返
故居暨入試窘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螳戢戢筆端
不可逐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至溢如泉湧螳亦絕
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
為螳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龜鼈螺蚌不可訾數嘗有
遺公鴛鴦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落罟師手棹而至湖
心遇風舟幾覆客咲之公亦不悔遇早朝即盥漱熟水
亦必躬蘊火手盥自給恒謂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馭

三尺童必從禮信絕不施鞭朴間一詈數小過輒自悔
何以使彼勝也其視所部若家視部衆若家人人亦不
忍欺公以故所蒞官事治公雖溫然長者然遇不可必
激而遂其志以故公易於下而難於上論者擬公孝謹
類石建平恕類劉寬直節類汲黯雅量類陸象先止殺
類白居易其鄉人則曰吾不識所擬諸賢第公乃里中
章尚書耳尚書者文懿公懋也公少羸自念以身貽二
大人憂甫強仕即絕房室今六十有幾矣貌頰膩白而

髮鬢視聽飲食步履不衰倦如四十許公為詩文宏壯
滾滾數千言若建瓴然不自名諸人取自適而已至于
應麟而始以詩負海內稱

弇州生曰士有不愛其身以成其是者次亦砥節飭行
能自樹見不泯泯其下乃掉三寸舌操七寸管雌黃月
旦標顯而羣趨之即不佞還願為之執鞭孔子曰文莫
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躬行君子舍胡
先生奚屬哉仁心為質禮行巽成事不趨名語不徼識

雖非宦所由顯然於國家之元氣深矣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敷父曰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別生產以至卒而一鳳其第四子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耳即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子有儻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殉之既而強食曰

棄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亡何二孺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既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君骨則徙之墓所視治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為咨嗟墮涕而諸中乃有利烈婦之嫁以其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且艾誰能容彼久也則又訾其目曰彼眇美而流烏能久也烈婦聞之大歎咤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我而又目我夜就工所取石灰合許手接久之血出漬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愧悔無

地而烈婦目楚痛益劇度必死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卧棺中喉喀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枯時呻吟小息輒自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中當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而為上書天子旌其門曰烈婦

弇州生曰始劉子政傳列女而范氏因之然於媿行嘉言無所不談若列傳之例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

者女而稱烈者不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未盡當也大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變也恒則以殉為一變則以一為殉若趙婦者無所不兼詣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土為天下沃而崑居冠焉以故不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足以洗及采風者之疏上而天子之詔下嗚呼沃自是不為累哉

沈贈公傳

沈贈公者諱武字某其先自汝南徙而吳為吳人者千

餘年而子孫散處其豪曰漁隱公屬元季以軍興責富人贖漁隱公逃之洞庭兩山間高皇帝定三吳始隸籍嘉禾為嘉禾人凡五傳而至贈公贈公之父曰茂才公某者娶太守姜公某女未有子置媵周以弘治庚申正月舉伯子而庶姜以二月舉贈公太守憐愛贈公撫而延師教之伯子乃緣以朝夕侍茂才公得公惟公盡捐其橐於伯子而妻贈公使贄吳南湖之著族也其僑曰壽官公某無子晚有女其母嘗夢青鸞集於幃而生

壽官公鍾愛之謂贈公淳敏有度請於茂才公曰而子
吾子也然吳孺人不以家挾贈公贈公不以贅故小折
節閨門之間肅如雖如也久之茂才公卒贈公奔哭如
禮不問產人謂汝非沈嫡耶誰敢居羸贈公曰吾人贅
也且恐傷逝者心卒弗問產而壽官公亦老死公請於
族得所當後者而徙箸於白苧鄉曰吳自有後吾壻也
且吾耻言贅人乃稱贈公讓伯氏產則名贅讓外家產
則不名贅以是益服贈公然業益薄贈公雖不獲用儒

顯而好讀詩禮二經及郡國志史兵漕錢谷諸書精心計縱橫握筭不爽邑有均田役推擇贈公賦曹事立辦入從事大寮得冠帶需選贈公嘆曰髮種種矣安能持資簿受役升斗而會有子今郡大夫堯中少穎工屬文贈公延明師塾而誨之因併誨其從子常熟令某時吳孺人以儉勤佐贈公為東修費尚不給稍稍鬻廬產以供客謂姑廢塾贈公曰吾急塾甚於急廬產而大夫之學成已舉鄉薦贈公乃喜謝客廬產幸當無恙居恒戒

大夫吾德於人則忘之人德於我勿忘也又曰吾不能
治城旦家言若于公以高門俟汝雖然吾不敢愧冥冥
蓋贈公慈於物毋論蠕喙即一枝卉不忍折所市禽魚
可活者則活之前後不可勝紀竟以老壽終吳孺人不
以耄廢毀也泣而語大夫從汝父地下易耳顧老人無
殉者會服除設奠聞大夫哭聲亦哭氣遂絕孺人之卒
後贈公三年得壽俱七十有五大夫竟孺人服上春官
高第授南陵令政聲為一時冠天子推本贈公與孺人

之教而錫之璽書其辭稱贈公曰孝友裊躬詩書迪孺人曰相夫以正玉子於成皆實錄也於是贈公秩如南陵令而孺人有今稱云南陵令今為吾郡同守故曰沈大夫

弇州生曰沈大夫談贈公之為德不可更僕數矣而大要蔽之曰讓曰慈慈不必情讓不必名斯所以為至乎哉乃吳孺人之為相而沈大夫之為繼至厯人主褒蓋孝友柔嘉之聲隆隆焉是故我觀於沈而後君臣夫婦

父子之道備也

沈淑媛陳傳

余既已為沈大夫傳其贈公若吳孺人矣大夫稽顙蒲
伏泣且謝既謝而泣猶涔涔未已也曰始也不穀不敢
以吾私先吾尊既也不忍以吾尊竟廢吾私也曰不穀
之奏南陵令最也天子以考功法覈之信錫贈公及先
孺人璽書矣已而錫吾亡室陳其稱亦如吾先孺人而
秩視不穀其辭所謂敬順承尊儉勤治內莒筐褒饋絲

泉佐讀諄諄乎其言之也夫亡室陳以匹婦之微厘天子褒獎洞見纖悉不穀寧復有它覬抑不穀聞之綸綍之辭貴巖穴之辭微敢以微累吾子余唯唯大夫又曰亡室陳者故訓導窈女也生而喪母育於外王父呂水部穆家少即以柔婉稱矣其裝橐亦不薄既歸不穀而吾贈公中挫產已漸老陳乃悉橐而共二尊人之養行且盡則晝夜勤女紅佐之不穀中歲以經術行教授歸得少修脯資以授陳陳不為私置蓋吾夫婦相對藜藿

也而司堂上之甘毳充豆矣衣恒一布襦裙不曳地嘗
試問之不有嫁時服耶則曰為諸生婦當如是即二尊
人被輕暖不逾於適吾體哉然以舉孺子不育強不穀
蓄媵妾雖脫簪珥不恡也而竟先不穀病死矣不穀之
令南陵也差有祿而不及饗其被錫也不以封而以贈
今之嗣者賢間與之語若雖儉不二簋然有肉矣不重
珥然時時御冠珮矣雖勤不至鷄鳴而治羞饋矣為臧
獲稱貴人矣為子稱母矣陳有一乎哉嗟嗟弇州生曰

余嘗讀河陽令悼亡章而歎夫婦之篤也然猶為情役耳讀北地氏結腸篇而得婦功焉得夫道焉今觀沈大夫所稱何以異哉為作沈淑媛陳傳不言孺人者貴德也

山東左叅政贈中大夫太僕寺卿馮公傳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也而治漕事卒而贈太僕寺卿予誥封尋以公滿叅政考贈祖父大中大夫亦予大夫誥叅政法不當贈贈法不當得誥而今得

贈及予誥者漕河甫告成天子大推恩任事臣獨公寂
久而前後功又寂高以卒故惜之甚其被恩澤有大臣
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可謂遇矣公諱敏功字元卿其
先居海鹽之大易里改隸平湖已而徙郭中遂為平湖
人王父遂平令俊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擢工科給事
中以直諫謫婁更大邑令晉守吾太倉再管揚州同守
中單辭罷以公考寂封按察副使得贈如公階者也公
生而明穎通古今文集十六補邑諸生十八從其父太

倉與諸生儁異若凌尚書雲翼徐太僕爨憲副敦張憲副大韶相切劘為制科業而不佞貞忝公同齒叅其末公是時秀眉美姿馳筆而長鶩母能當者還為諸生試輒冠其曹偶廩學宮然大試輒不利時楊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又以其羨贍宗黨公一切佐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人上公車報罷亡何島寇來迫平湖前是平湖城矣往往多公資力而至是復佐其令憑城為備禦計甚詳寇去而有援兵乘間為虔劉者令以為倭也懼甚

公授甲家衆夜坐立睥睨間質明而辦兵乃愧退鄉人
避亂爭入城城人虞不給時臬使方按部衆謬傳且逐
之羣咻使所公聞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微公幾
叵測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策高第明年授禮部祠祭
主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座主拜相者
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咎之相怒
甚召公諾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咎者何也公正色曰
咎橫道士耳不咎師門下客也即咎師門下客而為師

少懲橫者以為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頰盡赤然竟未有以中也尋進主客員外郎奉莊皇帝即位詔而南道遷其司郎中還遷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南康九江部公行部至南豐而浙兵調者以餉不足將大掠公召其長好謂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為而言一反手間名為賊天子檄大軍至蘆粉矣餉不足吾為若治餉其長悅公乃料倉粟庫鏹次第屬於舟而使一郡僚導之選精勇尾之咸攝不敢動屬方議均田而公所部多山高下饒

瘠異狀公使善計筭者周行阡陌間計畝受稅毋得伏
匿又為之平亭其役留籍南康未三歲以才舉拜山東
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決睢寧由
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七差小
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滙為湖曹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
南盡為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
無筭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
任難無何決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瀑

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土其
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解衣裯襦囊沙而塞之諸從官
更卒市人爭效公圍沙皆滿水逡巡解公乃行視諸決
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閭家口以西半戈山左
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隄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
徐州靈璧諸州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
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
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凡九千丈又自茶城

踰華成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衛漕河之閘者
諸經畫版築楛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
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公素莊盛當其治河時往
來寒暑無間鰲瘠胝見者莫可辨識始遷河南左叅
政公於職不專治河而其地與事亦故相關撫按臣聞
而喜曰吾可高枕矣而少年喜事者欲從泃口穿葛墟
微赤良城等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為運道以示
奇微公與議且屬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

疆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何而虐
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意未已別欲繇海通膠河
其視漕稍極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
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以膠功不易興
且不易竟即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柰何悉捐以
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按臣采公議以聞時
柄相獨擅國前後授指於喜事者怒而下書切責人或
為公危曰內意堅且實才公以治河顯而弗以治河終

之禍且及公公歎曰吾豈不念禍為國家計重耳度必不可已始就役尋具如公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恧沮用廷議罷之然猶謂人馮參沮洳今又沮膠者何也豈懲昔鞅掌故倦耶公尋歸職職所治稅糧時久已困不給為平亭其額募墾荒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念揚州公老病乞休歸朝夕侍湯藥揚州公得公而喜為加飧無何竟卒始公失其母屠淑人戚不廢易已失繼母徐淑人易不廢戚然皆在壯時體猶為

之柴瘦而楊州公用老壽被服金紫極園池亭榭之樂其卒也公親視含歛虞祭當葬日送舟千艘人以為無憾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益篤雞骨支牀幾不起服除久之薦者相屬乃從田間起仍故官改佐漕運公時苦宿痾未平人或難之公奮曰賴上恩得治私今不以為不肖而屬之大寄吾何忍負且嚮者親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為朝廷有遂冒暑抵淮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為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

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公廷䟽上得請而公至即任其艱
巨者與北部羅君共治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
公能工以大集公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
訟覽訊牒至丙夜不休五鼓即起以為恒尋馳督漕舟
自徐而濟凡七晝夜遂昏曠不復省已而稍蘇還進醫
藥微效復出勉治事病寢劇見其婦曹與子相對泣猶
呵曰人孰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恨叩之家事張目
不荅而趣羅君至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

善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鼈矣幸為別創堤
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賻汝却而歸諸官羅
君色慘沮謂公堤吾職也毋足多慮若子幼盍以語我
我為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羅君別而公以季夏望日
之午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即伯禮補邑
諸生以執丈著公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遭盜公已脫冒
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効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
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

至今感稱公父子

弇州生曰馮公所謂能捍大災禦大患者非耶淮之人相率而祠祀之也公於居官他功績甚多不志志其治河者於國不為利則抗悍相棄其官而不之惜利則鞠躬盡瘁至死而不為己真純臣哉玄冥之勤官而水死何以異也乃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而薄於王延世蓋衷之矣

陸贈君傳

陸贈君者諱鏊字子器蘇之長洲人也祖父家長洲里中而父敏饒隱德當其歿時贈君甫弱冠而兩弟鏗鉉業在襁褓母沈痛不能生贈君之治喪以哀毀稱而旦夕歛色為母曲慰解務得其意相之撫育二孺子皆成立而鏗天無子贈君心念鉉且長不能自博一官悉帑而資之游太學後仕為常山丞贈君家居以養母為樂雖小滫瀡亦必微探所嗜而進之歲時行園草木之實新不薦不敢嘗也病則時時為洗和服踰廁然迄不使

闕

贈君負母出之鄰家或謂不虞橐

耶贈君謝曰

闕

論橐而母沈竟以寬樂終贈君

髮且種種矣其哀毀亡異失父時均其產於常山丞曰
吾不敢薄先人體訾稍羸則時損以貸施鄉戚之乏者
生養死歸往往見藉曰吾不敢私先人有丈夫子二曰
濱曰汴贈君度其質可進延名師誨之課之經術曰吾
不獲顯而王父矣而曹勉之於是二子咸感奮力學然
公竟不能待而卒卒之年六十有五贈君既以孝友好

施予聞乃其忠信篤敬又有獨至者人不能舉其詳長洲文學掌故俞先生獨知贈君為載之邑乘後濱汴俱補博士弟子而會贈君之媿馬以明婉勤約佐起贈公家又能代父職尋亦卒汴服除舉於鄉謀葬贈君夫婦走之學士申公汝默所乞言以銘其幽凡十餘年而汴成進士拜南京刑部主事奏三載竅制詔贈君如主事官其辭謂贈君行誼端良性資樸茂馬從贈君品為安人蓋亦有淑德慈儀之訓云或曰贈君固賢然問閭之

行耳夫安人者跡不能闡以外也何自使天子知之或曰銘贈君夫婦者申公也當是時申公實以首揆視草夫天子以申公銘故褒贈君夫婦申公以俞先生邑乘故銘贈君夫婦即不獲生有其饗歿而遇稱之偉哉汁今以吏部司勳負外郎予告歸誌銘邑乘之後有表有記有序

弇州生曰贈君以一閭閻見知聖主賢明相足死矣司勳之復益以諸君若表若記若序何居也豈亦以廟廊

之華袞與巖穴相藉而重耶抑閭閻之跡不易竒而托之文言則有任其不朽者耶是不必盡然乃司勲之所以為其親者篤矣

汪山人傳

當萬厯之七年予里居數稱病謝客而客有躋門者自稱新都男子汪某願一見有所言見之宣髮矣而具裝為山人服徵之則故太學上舍生久次俛得官者也曰我不知太學生徽俗故重賈問亦賈乎曰我不習為賈

俗故又重族問汪故甲族乎曰我不習稱族已而出一
編曰賈與族在是矣雖然吾非以名也願得子之一言
而折衷余竒其志美其才而許之文成顧不能無傍刺
於俗所重者山人歸以詫社中人則社中人呪誓我因
及山人山人夷然弗屑也然絕不復相聞而又八年矣
一日有衰服而來謁者纍纍然孤也蓋山人之孽子元
勳來言山人死矣出其集則叙之者又有汪司馬伯玉
劉侍御子威與其鄉人吳瑞穀子威多澹辭以匿其所

未滿母論伯玉謂山人於九歌二雅六義五音無所不
闕於屈宋蘇李韋枚曹劉王謝盛唐諸家無所不入於
音節景嚮意象風神倡和轉移押闔飛動無所不得於
樂府古風長句近體無所不工澗澗矣泱泱矣然而不
守一隅不由一徑或得之心或寓之目或動之情調調
刁刁衆竅畢作猶之大塊噫氣吹萬不同瑞穀之稱稍
約謂山人五言得之王孟芳姿在掬七言春和婉鬯春
色依樹多以趣勝弇州生曰余衷於二君子而知余嚮

者之叙之無當也夫既已叙之而二君子又申稱之余
又何贅哉元勳拜而泣數行下欲得余傳夫余何以能
傳山人也與之坐問所以不肯稱太學生故曰山人少
治經術有聲補博士弟子及再試得第一廩學宮久之
邑司行鄉飲禮有以子貴躡賓席先其賢長者山人預
執事前日所以稱鄉飲尚齒貴德耳不聞以子貴稱祭
酒抑使下其人恚謀以事中山人山人乃去之入太學
鬱鬱有儒聲而屢試不利最後錯血於試所歎曰吾以

吾身而博身外物何悖謬也遂焚繻遨游名山水山人故好詩至是益治詩詩成矣而念其邑居前輩名能詩而泯泯者歎曰吾不可以先諸前輩傳悉戡其詩為家者一百六十四而梓之然後去謁王先生當是時王先生呼之山人應太學生則不應問何以不習為賈曰山人之先將軍某其始小賈也轉販瓜李轉息鹽鹽起家至傾邑貴為昭勇將軍嘗脫寃死者數十曹又構大石梁以濟涉者死羸金巨萬計山人悉以推伯氏脫身闌

關間受鄒魯之業以詩自娛終其身是故不習為賈也
其不習稱族何居徽以族相豪而山人之先越國忠顯
公華擁六州而儲胥之子孫之麗不億至官太宰司馬
中丞者肩比而宋有大儒四友公凡十餘傳而至山人
諸豪族屈指至汪則首為頰而山人獨自謂族以人重
未聞人以族重也即崔盧李鄭何與焉是故不習稱族
元勳又云山人性慈悌負廉節既已推贊伯氏一子彥
發甚厲時山人有二子矣日夜肉袒告於先祠願以次

子代俄而次子果夭而兄之子獲全邑築城禦倭多發
民間塚塋盡露山人白邑禁止之且瘞其露者客有寓
千金山人所而盜夜入盡掠其資裝客之金幸亡恙人
謂匿之便山人罵曰客以不貪托我爾乃以貪餌我悉
歸客又嘗直僮奴之誣其主者於郡大夫不聽則褫幘
投地以去悟而卒直之部使者應詔辟山林材行士有
司以山人應羔幣交於門謝弗納也而山人竟老病嘗
自為銘其辭甚愴與其友金上父者時時坐一室校讐

所為詩又有金彩芳者為之梓甫成而上父死無後山人為視含歛立後已而大慟曰知己已矣誰與我生趣病益甚且易箆為詩十餘語則甚達至月朔與子弟期之三日果卒山人名淮字禹又別號羅山子

贊曰元勳之叙述山人云爾余徵之徽人信徽人又謂山人娶於程舉懋孝已置貳某舉功復舉學功德最後嬖外婦方得元勳山人遂與方獨處而元勳長能詩又善事山人山人愛之以見諸鄉先生鄉先生亦多愛元

金一〇五ノ二二
港七十ノ
勲者其配程遂偕處無間也山人卒而諸兄迸元勲不
以為子數苦塊無所容足蓋斃斃然者久之念無以效
於山人扶服而來請傳也於乎枚臯非孽子也耶即繼
枚叔而父子翱翔於藝墨之林者寧以嫡哉元勲力自
勉以而父有聞於後是不在傳則在若而已

吳宜人傳

宜人姓屠氏諱睦樵李大司寇康僖公之女孫也康僖
公有子曰諭德公應峻娶於項實生宜人項則大司馬

襄毅公子叅知公經女也嘉靖戊子冢宰吳公與諭德
公同宦長安而冢宰生尋甸太守小泉君諭德生宜人
都人士以牛酒賀兩家遂締盟焉十七而歸太守再封
為宜人宜人內外門地甲於江以南而端方慈儉若出
素族至於天性至孝使具鬚眉則古曾閔之流亞乎冢
宰之廉於官也督學滇南不能治萬里裝以妃戴夫人
留而太守方治諸生業宜人勤女紅充饗殮費不給則
脫簪珥佐之迨太守之叅軍於燕也宜人史其移南為

置貳以行遂終事戴夫人安之忘其老而失明也而宜人因得晨夕起居毋項矣冢宰薨夫人繼之哀感骨立十指甲盡脫輔太守居喪士族以觀禮焉宜人素有心悸疾以貳俞產難所致至是益甚年六十而母項病值大寒冰雪日夜擁之不受代億劇忽顛仆榻際兄弟泣辭曰幸不乏子若孫及使令者奈何令姊氏至此宜人亦泣不忍歸凡再仆再甦始就興返第竟先項三日卒實死孝也宜人雖處富貴乎而身謝紈綺手親

管蒯居常不具二簋待姻黨未嘗有矜色冢宰方鼎貴而相成以清白也里居而競業於意外之變也未嘗一日而宴安也有子太學生惟貞嬰時抱危疾蔬果食飲必手衡而授之然香計時不令先後十年許始愈督令就外傳內設重衾外設重關以一老蒼頭與居洎有室生孫稍自慰曰今而後吾可稱人母矣其撫庶易學不異於太學惟貞忘其所自出太守亦忘易學所自出也讀書通大義兼明佛理獨不喜巫媪比丘尼出入房闥

日誦心經一卷間書佛偈隨命侍婢火之曰不宜以手
跡示人也作家織嗇不厭瑣屑辨色而出手葳蕤之鑰
指搗臧獲咸盡其才力而間有重負者則歸之宿因以
自解惟里中貧乏死喪周之傾橐不復恡以故生有懿
聞卒之日䟽戚貴賤亡不為膏涕者

弁山人曰士有百行孝實始之載藉所稱五十而慕者
有虞氏之後無聞焉至婦人女子遇人之艱難則念及
父母未有富而貴而壽猶以劬勞報所生繼之以死者

也彼緹縈曹娥皆慷慨一時而流譽千載視宜人何如哉宜人內行純備余獨重其孝昔蔡中郎云生平作碑文惟於郭有道無愧色余於宜人亦云爾矣

弇州續稿卷七十九